

《西游记·认子》

主要角色

殷氏：正旦

玄奘：小生

情节

唐洪州太守陈光蕊，携眷赴任，被贼人刘洪所害；其妻殷氏，身怀有孕，又被霸占。殷氏生下一子，被迫裹了金钗血书，投入江中。此子被金山和尚救起，剃度在佛门中，即著名高僧玄奘。

注释

《认子》写玄奘寻母，殷氏认子的过程，为正旦主戏。所用曲牌是昆曲中仅存的【北商调集贤宾】套，旋律不同一般，值得重视（《长生殿·酒楼》与此同套，但系变调）。

此剧旧题《慈悲愿》，误，实是元杨暹《西游记》杂剧之一折，语言文字确系元人风格。

根据《振飞曲谱》整理

（殷氏上。）

殷氏（念）世人似我几多愁，忆念儿夫化石头。心如快鹞拖着线，身似浮鱼吞了钩。
 （白）妾身殷氏。自从抛弃丈夫、孩儿，早又是十八年矣。这几日，耳热心跳，神思不安。嘎，多因思想丈夫、孩儿，恹恹成病。天吓！不知几时，才有个出头日子吓。阿呀，我那江流儿吓！
 （北集贤宾）恁趁着这碧澄澄大江东去得紧，
 如失却宝和珍。
 白日里鱼行也那虾队，
 到晚来与鹭友鸥群。
 黑漫漫翠雾连山，
 白茫茫雪浪堆银。
 只俺这跳龙门的丈夫，
 畅好是干转的稳，
 便重生十八岁为人。
 目穷明月渡，
 肠断碧天云。

（殷氏下。玄奘上。）

玄奘（念）迢迢路途休嫌远，但能早见慈亲面。
 （白）我玄奘。奉师父之命，来到此间，寻访母亲。一路问来，说此间黑楼子内就是。不知我母亲可在里面？待我打坐在此，只做化斋访问便了。阿弥陀佛！

（殷氏上。）

殷氏（白）不免登楼一望。
 （逍遥乐）倚危楼高峻，
 瞑眩药难痊，
 志诚心较谨。
 我见一个小沙弥来往颺门，
 玄奘（白）阿弥陀佛！
 殷氏（逍遥乐）念一声阿弥陀佛心意真，
 策杖移踪似有因，
 恰便似塑来的诸佛世尊。
 （白）师父做什么的？
 玄奘（白）是化斋的。
 殷氏（白）如此俺家斋你哩。
 玄奘（白）多谢女菩萨。

殷氏 (逍遥乐) 我有那做袈裟的绸绢，
供佛像的斋粮，
御严寒的衲裙。

(白) 师父从哪里来？

玄奘 (白) 金山寺来。

殷氏 (白) 几时可到？

玄奘 (白) 风顺二十日可到，风不顺，要行一月才到。

殷氏 (白) 金山寺可是大刹之所？

玄奘 (白) 是大刹之所，万众可容。

(金菊香) 金山寺至此有二三旬，
宝殿能容千万人。

殷氏 (白) 师父请里面用斋。

玄奘 (白) 女菩萨请。

(金菊香) 问询向前施礼勤。

殷氏 (白) 师父请里面用斋。

玄奘 (白) 多谢女菩萨，贫僧告斋了。

殷氏 (白) 呀！

(金菊香) 觑着他清气逼人，
恰便似一溪流水漱云根。

(白) 好奇怪！这和尚的面庞，好似我丈夫陈光蕊模样。

(梧叶儿) 他眉眼全相似，
身材忒煞真，
霞脸绛丹唇。
莫不是石上三生梦，
天台一化身。
我心下自如亲，
我心下自如亲。

(白) 请问师父法算多少？

玄奘 (白) 贫僧今年十八岁了。

殷氏 (白) 俺孩儿若在，也是十八岁了。

(梧叶儿) 啊呀儿呵！
恁十八岁在波翻得这浪滚！

(白) 师父！

(醋葫芦) 我问恁何处是家？
那个是亲？
几年上落发做僧人？

玄奘 (白) 贫僧出胞胎就做僧人的。

殷氏 (醋葫芦) 出胞胎怎生便离了世尘？
也是恁那前生有分？
与俺从头一一说个原因。

玄奘 (白) 我父姓陈，母姓殷，曾任洪州太守。

殷氏 (白) 呀！

(醋葫芦) 他道是父姓陈，母姓殷，
为官为吏是当军，
几年上此间来治民？

玄奘 (白) 贞观三年八月间，被水贼刘洪推入江中的。

殷氏 (白) 啊呀！

(醋葫芦) 这一句道得咱心迷眼晕！
他道是江上遇着强人。

(白) 那时你怎生得活？

玄奘 (白) 贫僧在母腹中才得八个月。

殷氏 (白) 你怎知许多备细？

玄奘 (白) 师父丹霞禅师，在金山下拾得一个漆匣，内有金钗两股，血书一封，送至寺中，

蒙长老收留。七岁能文，十五岁通经，今年一十八岁，师父着我来到洪州，寻访母亲的。
 殷氏 (白) 呀！
 (醋葫芦) 听说罢口内词，
 扫除了心上尘。
 悠悠的顶门上失了三魂！
 原来是江流儿远方来认亲。
 (夹白) 师父！
 (醋葫芦) 非是俺言多语峻，
 告吾师心下莫生嗔。
 (白) 你既来寻亲有何为证？
 玄奘 (白) 有血书为证。
 殷氏 (白) 你那血书，可曾带来？
 玄奘 (白) 既来寻亲，怎生不带。
 殷氏 (白) 如此，我有钞写的墨书在此，你可念来，看可是一样的。
 玄奘 (白) 待贫僧跪读。
 “殷氏血书：此子之父，乃海州弘农人也，姓陈名萼，字光蕊，官拜洪州太守。携家小至任，买舟江上，遇贼刘洪，将夫推入江中，那贼冒认洪州太守。殷氏有遗腹之子，才得满月，被贼人逼勒投入江中，身系金钗两股，血书一封，望仁者怜而救之。此子乃贞观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子时建生。”
 殷氏 (白) 一些也不差！
 玄奘 (白) “别无名字，叫做江流儿。”
 殷氏 (白) 嘎，江流儿！是我孩儿了！
 玄奘 (白) 是我母亲了！
 殷氏、玄奘 (同白) 吓！阿呀（儿）（娘）呀！
 殷氏 (醋葫芦) 尘昏了老绢白，
 惊荒了旧血痕。
 这的是一翻提起一翻亲。
 与俺那十八年的泪珠儿都挣了本，
 善和恶在乎方寸。
 恰便似花开枯树再逢春！
 玄奘 (白) 母亲，师父说寻见了母亲，即便回山，商量报仇要紧。
 殷氏 (白) 噤声！儿吓，那贼手足较多，须要小心。待我收拾些盘缠与你，星夜回山，请师父到来，商量报仇便了。
 玄奘 (白) 谨依母亲慈命。
 殷氏 (白) 儿吓！
 玄奘 (白) 母亲！
 殷氏 (后庭花) 我这里便收拾下金共银，
 只要恁早分一个冤与恩。
 俺孩儿经卷能成事，
 陈光蕊呵，
 恁说甚么文章可立身。
 莫因循，疾忙前进，
 下水船风力稳。
 报仇心如箭紧，
 去程忙似火焚。
 玄奘 (后庭花) 去程忙似火焚。
 殷氏 (柳叶儿) 阿呀儿呵！
 又想起当年，当年时分，
 呱哭啼啼送你到江滨，
 今日个蒲帆百尺西风顺。
 休辞困，暂劳神。

天吓！
谁承望血修书弄假成真。
玄奘 (白) 来此已是江边，孩儿就此拜别。
殷氏 (白) 罢了！
(浪里来煞尾) 才得个掌上珍，
又提起心头闷。
玄奘 (白) 母亲！
(浪里来煞尾) 今宵何处去安身？
殷氏 (白) 儿吓！
(浪里来煞尾) 明日里风波可也无定准。
玄奘 (白) 母亲，孩儿是去了嗒！
殷氏 (白) 路上小心。
玄奘 (白) 母亲在家保重。
殷氏、
玄奘 (同白) 吓！阿呀（儿）（娘）吓！
(玄奘下。)
殷氏 (浪里来煞尾) 眼睁睁看得他有家难奔，
空教人断肠人送断肠人。
(殷氏下。)
(完)